

泉州文史研究

第二集

主编 ● 许在全



泉州历史研究会 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泉州文史研究

第二集

主编○许在全



泉州历史研究会／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州文史研究·第二集/许在全主编.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7

ISBN 7-5004-5732-4

I. 泉… II. 许… III. 文史—泉州市—文集

IV. K295. 7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74564 号

责任编辑 张小颐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毛国宣

版式设计 木子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一二零一印刷厂

版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8. 125

插 页 2

字 数 451 千字

印 数 1-2500 册

定 价 39. 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内容提要

本书共收论文51篇，既有泉州当代名人、学者如汪毅夫、苏双碧、龚书铎等人的文章；也有泉州文史爱好者的作品。包括了闽台关系及历史追踪研究；闽南文化研究；宗教信仰；民居古建；方言、南音、陶瓷、碑刻，等等。泉州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古城，本文集虽局限于一时一地，但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有机组成，是多样化文史研究的重要载体和具体体现；也是建设先进文化的重要源泉。

编 委 会 名 单

主 编 许在全

编 委 吴幼雄 李玉昆 陈鹏 蔡湘江

序

《泉州文史研究》第二辑已付梓，这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

泉州被称为“多元文化宝库”，它独特的发展历程，丰厚的史料积淀，自成体系的文化传承，在林林总总的地域性文化中独具特色。特别是现在，它对广泛、自由、宽容的文化生态的演绎和启发，对文化距离和族群界线的消融和弥合，对海峡两岸多元文化的形成和变迁，都有着非同寻常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本集子的许多论文从大量丰富的史料中辨章考镜，去伪存真，判断和立论能够尽量贴近历史原来风貌，一些见解相当独到而有深度。这些论文结集出版，使更多学者得以就所论展开进一步探索，相信对泉州文史研究能起到很好的促进作用。这是本书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一。

历史证明，尽管不能否认经济对文化发展的巨大影响和根本作用，但经济的强盛毕竟是一时一地的辉煌，文化的悠远坚韧才是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生生不息的水源木本。在泉州灿烂文明史的背后，始终支撑、推进和引领着的力量，正是在漫长岁月中形成的泉州人独特的观念、胸襟、情怀、品行、气节和志向。从某种角度说，优秀的精神传承，是泉州人民创造发展的不竭源泉。所以，研究泉州文史，不仅要基于细密的史据考证，基于超越史料证述的深刻思考，不断拓

展研究的广度、深度，而且要始终把握史迹史料背后的历史脉搏和内在规律，努力揭示泉州之所以为泉州；泉州人之所以为泉州人的根本原因所在，这本集子也显露出这方面的可贵趋向。这是本书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二。

长期以来，不少专家学者执著于挖掘、整理和抢救泉州文化遗产，“述史编文”已成风气，形成一种重要的、宝贵的文化现象。而且，随着人文科学各个领域的互相渗透融合，各方学者对泉州的研究视野、精神空间都有了进一步的延伸和拓展，这是很可喜的事。毕竟，泉州要建设“文化强市”，人文精神的培育弘扬不可忽视，理论学术的建设任重道远。只有出文化著作，出文化思想，出文化学人，才是文化强盛的真正依托。这是本书值得关注的原因之三。

盛世修史，明时修志。历史是需要传承和积累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对过往历史的梳理本身，就是抒写新的历史的一个途径。只有包括文史研究在内的文化发展蔚然深秀，这样的盛世才名副其实，我们所期望的“加快发展、科学发展”，也才有更完整的意义，也更能激发起深一层的联想：今天的泉州，将以什么样的姿态载入历史？先进文化将如何进一步弘扬？所以，对泉州文史研究的深入和提高，我们乐观其成、乐助其成。

谨此为序。

郑道溪

2006年4月15日

目 录

- 序 郑道溪 (1)
- 闽台关系研究的两个问题
- 写给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学术报告 汪毅夫 (1)
 - “致中和”宇宙观刍论
 - 关于人类永续发展的文化理念 李亦园 (23)
 - 全球化与中华文化 龚书铎 (33)
 - 再谈历史人物评价的几个问题 苏双碧 (45)
 - 孔朱孝论与现代伦理 何乃川 (57)
 - 漫话泉州南音 王今生 洪明良 陈琼芳 (68)
 - 续《漫话泉州南音》 王今生 洪明良 (73)
 - 赵汎与泉州南音
 - “中国南音学会”成立的前前后后 郑国权 (84)
- 郑和外交的伟大成就 许在全 (105)
- 詹敦仁在清溪建县和致力于国家统一的贡献 张家瑜 (115)
- 俞大猷的海战兵书《洗海近事》 廖渊泉 张吉昌 (130)

明冠带琉球通事林易庵及其家史考略	叶恩典 (140)
情系海洋的陈昂、陈伦炯父子	陈自强 (155)
泉、鹿行郊与航运贸易	翁志生 (164)
唐末五代泉州对外贸易的兴起	刘文波 (168)
南外宗子与泉州海外贸易	李玉昆 (179)
唐宋时期泉州的农田水利建设	陈 鹏 (189)
从海关资料看秀涂港的历史地位	陈丽华 (204)
略述台湾与泉州的行政历史关系	廖渊泉 (217)
晋江清代蚶江鹿港对渡史迹调查	吴金鹏 (224)
清前期的治台政策	刘新慧 (243)
明清以来闽南海外移民家庭结构浅析：	
以族谱资料为例	王连茂 (254)
宋元泉州外侨社会的形成及其启示	王四达 (276)
海外华侨宗团有关异国谋生及情怀祖居地 的记述	林树丹 (289)
泉州闽南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吴幼雄 (302)
试论宋代泉州地区科第的鼎盛及其原因	陈培坤 (314)
五代泉州民俗管窥 ——读《詹敦仁诗文选》	陈桂炳 (328)
泉州古城风水探析	陈名实 (337)
古代泉州开放性文化形成的地理历史渊源	苏朝晖 (351)
闽南方言成语及其特征	林华东 (357)
许澨与闽南语	许宗超 (388)
诗缘联宝岛 众志固金瓯	林中和 (394)
泉州宗教舞蹈研究	蔡湘江 (400)

老子“天人合一”道学思想与泉州名城 的保护和建设		陈小钢 (413)
泉州穆斯林后裔的历史记忆和理性选择		丁毓玲 (422)
以自然心态审视民间信仰		王敦余 (440)
摩尼教信仰在晋江		粘良图 (449)
戏神相公爷与闽中戏曲		刘浩然 (460)
泉州侨乡“番王爷”信仰的文化内涵		李国宏 (476)
石狮的海外华侨华人与民间信仰		李天锡 (488)
泉州“土地公”信仰探述		曾丽民 (498)
泉州与鹿港的普度节		黄炳元 (506)
历代晋江县衙及其官箴碑		蔡载经 张载馨 (512)
浅谈崇福寺应庚塔出土文物		唐宏杰 (515)
从陶瓷纪年器看宋代泉州陶瓷历史 文化		陈建中 陈丽芳 (526)
“军持”——宗教文化与陶瓷艺术完美 结合的杰作		郑炯鑫 (534)
德化县陶瓷博物馆馆藏瓷质墓志铭		陈丽芳 (537)
施琅与衙口施氏大宗祠		郑焕章 何振良 (543)
从史志中寻找泉州城、谯楼、威远楼、北楼		蔡载经 (554)
漫话泉州古民居		吴鸿丽 (557)
《宋韩忠献魏公之像》碑考略		陈健鹰 (563)
后记		许在全 (568)

汪毅夫

闽台关系研究的两个问题 ——写给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学术报告

新年里传来喜讯，中国闽台缘博物馆已在泉州选定新址，行将建成高规格、大规模的新馆。

在我看来，“清代：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闽台关系”和“日据台湾时期的闽台关系”是当前闽台关系研究方面必须补做和重做的作业。

本文拟就此为闽台关系研究的推展和深入，为中国闽台缘博物馆馆藏品的收集和布展提供若干思考的线索和参考的资讯。

一 清代：政治制度层面上的闽台关系

（一）从“八闽”到“九闽”

据《清实录》，康熙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1683. 10. 19），“福建水师提督施琅题报：臣于八月十一日，率官兵自澎湖进发，十三日入鹿耳门至台湾”^①；康熙二十三年四月十四日（1684. 5. 27），“差往福建料理钱粮苏拜，会同福建督抚提督疏言，台湾地方千余里，应设一府三县，设巡道一员分辖；应设总兵官一员、副将二员、兵八千，分为水陆八营。澎湖应设副将一

员、兵二千，分为二营，每营各设游、守、千、把等官。从之”^②。自是，台湾成为福建台湾府，成为福建省的第9个府。

唐代置“福建观察使”，始有“福建”之名；宋代设“福建路”，辖一府（建宁）、五州（福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和二军（邵武军、兴化军），遂有“八闽”之称；元代设“福建行省”；明代置“福建承宣布政使司”，辖福州、建宁、邵武、延平、兴化、泉州、漳州、汀州八府和福宁直隶州。清承明制，初设八府一州。1684年，“台湾入籍，益一而九”^③。于是有“九闽”之称。至于福宁“奏升为府”、“并列十闽”，^④乃是清雍正十二年（1734）的事，乃是后话也。

清代乾隆年间成书的《鹭江志》收有黄成振的《九闽赋》，其文有“国家仍制胜朝，八府分割。迨乎台湾入籍，益一而九。同为我疆，福州为首”^⑤之语，记录了清初福建行政设置上从“八府”到九府、从八闽到“九闽”的变化。

附带指出《福建省历史地图集》^⑥的一个问题。该书第232页记：

清改布政使司为省，福宁州升为府，龙岩、永春升为直隶州，凡辖府州十一、厅县六十。至是，福建政区设置基本定型。另外，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收复台湾后在台湾设承天府，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攻入台湾，改承天府为台湾府，隶属福建省，后经开发，至光绪十一年（1885）正式建省。

“福宁州升为府，龙岩、永春升为直隶州”时当雍正十二年（1734）、时在台湾建府（1684）50年之后，台湾府岂能列于“凡辖府州十一”之外，记载清代“福建政区设置”岂能如此离谱？另外，台湾的开发并不自台湾建府始，这也是应该明确指

出的。

（二）闽省“内地”与“台地”的官员互调

台湾建府初期，清廷即授权福建巡抚从闽省内地调派官员到台补缺，其后又就“内地”（包括闽省内地）与“台地”官员互调事宜作出明确规定。据《清实录》，康熙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四日（1688. 10. 17），“命台湾文职员缺，准该抚于闽省见任官内拣选调补”^⑦；雍正七年二月四日（1729. 3. 3），“吏部议复：台湾各缺，向例三年任满，称职者加升衔，再留三年，方准升用。该员家属，格于成例，不得带往，难免系念。今奉旨，调往各官，到任一年，令督抚于内地拣选贤员到台协办，半年后即令旧员回至内地补用，海疆既得谙练之员，而各官又免瞻顾之虑，应永著为例。至协办人员，既从内地调往，则内地员缺，需员署理，应于每年七、八月间，由臣部请旨，照台地道府、同知、通判、知县等员拣选人员命往、以备调补委署之用”^⑧；雍正八年十月七日（1730. 11. 16），“大学士等遵旨议复：署福建总督阿尔赛疏言，台湾道府厅县等官，旧例到任一年之后，督抚拣选内地之员赴台协办，俟半年后，将旧员调回补用，统计前后不过年半，而独当其任者不过半年，为期太近，该员未必不以任事不久草率塞责，诸务诿延。请嗣后调台各员，俟到任二年，该督抚选员赴台协办，仍照例于半年后调回旧员，则在台各员既得尽心办事，又可免交盘烦迭及草率诿延之弊。应如所请。从之”^⑨。雍正十年十二月二十日（1733. 1. 18），议复：“嗣后台湾道准镇协例，二年报满，恭候酌用。知府、同知、通判、知县各员照参、游守例，二年报满，题明候升。应如所请。从之。”^⑩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授权“福建巡抚”从“闽省见任官内”选员赴台调补，清雍正七年（1729）改令“督抚”即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于内地拣选贤员到台协办，半年后即令旧员回到内地补用”，“内地”也从福建巡抚管辖的闽省“内地”

扩大为闽浙总督节制的闽、浙内地。但是，“于闽省见任官内”选员调补“台湾文职员缺”的规定仍然有效、照旧实施。

“台湾文职员缺”中的“教职员缺”，清廷明文规定：“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教谕、训导缺出，先尽漳、泉七学调缺内拣调；不敷，再于通省教职内拣调。”^⑪

1994年，我曾以闽江流域为例，从一个侧面研究清代福建“内地”与“台地”官员互调的状况，并在《文化：闽江流域与台湾地区》^⑫一文报告闽江流域与台湾地区官员（包括教职）互调的事例近百件，如：

台湾县历任知县中从闽江流域调任的有顾中素（康熙三十四年由闽县知县调任）、卢承德（康熙三十六年由沙县知县调任）、陈瑛（康熙四十一年由古田知县调任）、王仕俊（康熙四十三年由清流知县调任）、俞兆岳（康熙五十三年由大田知县调任）、冷岐晖（雍正八年由建安知县调任）、杨允玺（乾隆七年由浦城知县调任）、鲁鼎梅（乾隆十四年由德化知县调任）、夏瑚（乾隆二十三年由闽县知县调任）、王右弼（乾隆三十四年由德化知县调任）、郁正（乾隆四十一年由归化知县调任）、程峻（乾隆四十七年由闽清知县调任）等……

又如：

台湾淡水抚民同知庄年于乾隆七年升任建宁知府、诸罗知县卫克堉于乾隆二十九年调任南平知县、彰化知县陆广霖于乾隆十三年调任顺昌知县、台湾知县祁征祥于光绪九年调任闽县知县等。

附带言之，俗谚“三年官，两年满”，常被理解为和使用于讽刺贪官：任期未满而私囊中饱。实际上，这句俗谚还反映了清代台湾在职官制度方面的一种惯例，由此惯例而有福建“内地”与“台地”之间官员互调的状况。

（三）福建乡试与台湾考生

清代科举制度规定，乡试为省级考试（俗称考举人），每三年凡一举，逢子、卯、午、酉之年行之，遇皇家庆典增开恩科；一般于各省省会行之，在学生员（俗称秀才）经岁考、科考合格者与焉。

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为丁卯年。是年举行的福建丁卯正科乡试首次“准福建台湾府乡试另编字号，额中一名”^⑬，即对台湾考生另编字号、单列录取名额；首次录取台湾举人，据《台湾府志》（康熙三十五年序刊补刻本）卷之八《人物志》之《举人年表》，凤山县苏峨于是科中为举人；首次以“台湾事宜”作为考试题目，《清实录》“康熙二十六年十月十七日”条下记：“今览各省所进题目录中，其题目多有未当，如福建三场策问台湾事宜一道，于地方情形事势，毫未通晓，乃茫昧命题，殊为悖谬”。尽管清廷对福建丁卯正科乡试的考题并不满意，但福建当道诸公请求对台湾考生另编字号、单列名额，又以“台湾事宜”入于考题，诚可谓对台湾考生关爱有加，于今视之仍然是相当令人感念的故事。

同福建内地各府一样，台湾乡试诸生多到福州参加乡试。乡试每三年凡一举，时或增开恩科，于是每隔一、二年就有一批台湾乡试诸生、一批台湾秀才来到福州。出于航海安全和不误考期的考量，台湾乡试诸生多提前渡海入闽。清人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⑭记：

……设酒食遥祭诸生之漂没者，刊石于门云：“乡试诸

生，小暑节前内渡，过此勿往。”又立石试院云：“乡试文武生，勿轻出海口，文于小暑前，武于白露后。”又作《渡海万全歌》云：“三、四千石新照船，鹿口对渡到蚶泉，三月廿三、四日后，四月初七、初八前。”

从小暑前离开台湾，到九月十五日乡试放榜后，台湾乡试生于考前、考后，一般须在福建内地居留几个月，其间不免有访学、访古、访书和访友的雅事。福州府与台湾府、福建省的内地与台地，因福建乡试而设定了常年交流的契机。

（四）清代幕府制度与台湾“无福不成衡”的历史状况

幕友（又称幕宾、幕客和师爷）是中国古代官署里没有官职的佐助人员，通常由官署主官私人聘请。主官作为府主辟置幕府、延请幕友，幕友则入幕佐助、对府主负责，这是幕府制度的两个方面。

在清代，幕府制度几乎成为职官制度的延伸和组成部分。清雍正元年（1723）有谕：

夫今之幕宾，即古之参谋、记室，凡节度、观察等，赴任之时，皆征辟幕僚。功绩卓著，即拜表荐引。彼爱惜功名，即不敢任意苟且。嗣后督、抚所延幕宾，须拣历练老成、深信不疑之人，将姓名具题。如效力有年，果称厥职，咨部议叙，授之职位，以示砥砺。^⑯

清代台湾幕友的活动，始于清军进驻澎湖之时、盛于清廷设官台湾之后。

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闰六月二十二日，施琅率清军经七日夜之海战，进驻澎湖。其时，施琅军中有幕友多人，其最得力者名周澎。乾隆《泉州府志》记：

周澎，字文涛，晋江人。博学工古文、诗赋。靖海将军施琅延之幕中，刻不能离，翰墨尽出其手。^⑩

清道光十三年（1833）有谕：

此次台匪滋事，嘉义县县丞方振声、台湾镇标千总马步衡、把总陈玉威并家属、幕友等同时遇难，激烈捐躯。览奏坠泪，可嘉可悯之至！^⑪

把总属于正九品武职官，此一品级的官员亦延请幕友，可见清代台湾幕风之盛。

台湾民间曾有“无福不成衙”之谚流传。台湾学者吴瀛涛在《台湾谚语》（台湾英文出版社1979年版）里解释说：“清代，台湾的官吏多数是福州人，此因福州是福建省的省垣，而当时闽台管辖未分离，所有台湾的州、厅、县官，大部分是由福建总督、巡抚，从省内拣选，自然上至抚台衙门的幕僚，下至县丞衙门的杂员都充斥了福州人。”这里有一个误解。清代回避制度规定，督抚以下、杂职以上，均各回避本省；即非本省，五百里内亦不得为官；教职稍可放宽，止于回避本府。“无福不成衙”反映的历史真相是：清代台湾各级、各地、各种衙门里几乎都有福州人士担任教职或者幕友。

1995年，我在写作《清代福州对台文化交流的若干情况》^⑫时曾编制《福州人担任台湾教职一览表》，并指出：由福州人士担任的台湾教职员数（186任）约占台湾教职员数（641任）的29%。清代福州历史文化名人陈衍以及郭咸熙、郭宾石、方雨亭、周松孙、王贡南、刘荃、郑星帆、林仲良、曾宗亮等福州人士都曾到台游幕。